



74
6348
6



門 7
號 6348
卷 6



三國會要卷十八

刑

黃巖楊晨纂

魏文帝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故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戶廢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草十八篇

三國會要

卷十八 刑

昭和十二年
十一月十日

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覽者益難明帝於是下詔但

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劭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

因在第六條例既不在始亦不在終此六句依玉海補故集罪

例以為刑名冠於篇首唐律疏序魏改漢具律為刑名賈充于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

盜律有劫略恐獇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

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

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故分為詐律六典作詐偽賊律有賊

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

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反

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

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故分為繫訊斷

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

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賂

律六典作請賄盜律有勅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

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擅興律興律有乏徭

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辨廢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

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

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留

律秦世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不改後以費廣稍

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虛設故除廢律取

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騎令騎玉海作驛其告反逮驗別入

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

燧及科令者以為警事律警玉海俱作驚盜律有還贓界主金

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償科償玉海作價又引六典作償賦有

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

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

者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

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

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繇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

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

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

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

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

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

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

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

母孫至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瀆或梟菹夷其三族

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迹也賊鬪殺人已劾而亡許依

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其大略如是

司馬昭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

而科網大密於是令賈充等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按此律雖勅修於魏成於晉太始三年實爲晉制今從通典節錄其文杜預又爲注與羊祜先咨鄭冲然後施行

魏武建國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

鐵故易以木又嫌漢律太重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

從半減也

史記平準書索隱云鈇狀如跟著足下以代贖至魏武改以代刑也

文帝時有大女劉朱搃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

滅死輪作尙方因下怨毒殺人滅死之令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

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司馬師輔政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

晉書宣紀誅曹

爽男女無少長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

母邱儉誅

正元二年

其子甸妻荀氏

應坐死其族兄顓與師姻通表魏帝句其命詔聽離婚

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

繫獄荀氏辭詣司隸何曾求沒為官婢以贖芝曾哀之

使主簿陳咸上議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

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有詔改定

世說

郭氏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

胡氏請淮表留妻淮以書白宣王宣王乃表原之

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

猶在口身首已分

魏武下令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贊成之而王

修不同其議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制遂不行文帝受禪又議肉刑會有軍事復寢明帝時鍾繇又上疏求復云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以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正始之間夏侯元李勝曹羲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

語在通典勝主肉刑元駭之謐

論與元同南史孔琳之傳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鍾毓陳羣欲以右趾代棄市

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

侍晉書荀助傳

建安十年令民不得復私讎

黃初四年詔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 又詔敢以誹謗

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

五年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

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十月癸酉詔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

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四年十月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

青龍二年二月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而頃多以

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

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四年詔曰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

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尙過數百豈朕

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

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布告天下使明朕

意

杜恕傳陛下踐阼天下斷獄常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

鮑助傳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時太祖在譙太子留鄴手書為之請罪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劉曜密表助事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敢縱

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

此見議駁之制高柔傳柔為廷尉固

執帝召柔詣臺遣使者考竟助死乃還

司馬芝傳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獄伏須誅罰

此見定獄之制

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願下之於吏而暴其死鈞死也無使汗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景初時

倉慈傳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不滿十人

赦

文帝即位改元黃初大赦注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明帝即位大赦五年皇子殷生大赦青龍二年三月大赦景初元年大赦十二年四月大赦齊王芳

即位大赦七月始親臨朝八月大赦正始四年立后

大赦嘉平元年大赦時誅曹爽改元三年四月大赦四年

立后大赦五年四月大赦六年二月大赦時誅李豐等

四月立后大赦高貴鄉公即位大赦正元二年立

后大赦甘露二年九月大赦陳留王立大赦四

年立后大赦咸熙二年五月大赦九月又大赦按

嘉平元年以後無故而赦皆司馬氏專政所為也黃初五年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

九月赦青徐二州

太和二年四月赦繫囚非殊死以下 正元二年特赦

淮南士民為母邱儉所誣誤者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

在本土不安者景元四年平蜀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

半 甘露二年五月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諸葛誕所誣

誤者 咸熙元年誅鍾會特赦諸在益土者

蜀

先主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

三年五月後主襲位大赦改元建興

評曰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二年革稱建興

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延熙元年大赦改元 六年十一月大赦 九年秋大

赦 十二年四月大赦 十四年冬大赦 十七年春

大赦 十九年大赦 二十年大赦

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四年十月大赦

六年大赦改元炎興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曰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按先主嘗事盧植康成亦植弟子每見啟告

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按

璋字季玉馬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孟光傳光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何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

吳主權黃龍元年四月丙申即位大赦 三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二年正月大赦以公孫淵稱藩也 赤烏三年四月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立太子 八年八月大赦 十年十月赦死罪 太元元年五月大

赦改年 十一月大赦 二年二月大赦改元神鳳

孫亮即尊號大赦改元建興二年正月大赦殺諸葛恪太平元

年大赦改年二年大赦親政九月大赦

孫休永安元年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 七月大赦

孫皓改元大赦 甘露五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

改元大赦 九月徙都武昌大赦 寶鼎元年八月所

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 二年春大赦 建衡元

年十月改年大赦 二年大赦 鳳凰元年八月大赦

二年九月大赦 天冊元年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
改年大赦 秋改明年元大赦 二年大赦

孫霸傳刁元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
里赦隨意所及亮乃赦宮中

江表傳齊王奮坐殺吏廢連有赦命獨不見原

雜錄

魏略許允謂袁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入議夏侯元李豐

子韜以尙主賜死獄中魏書

鍾毓傳爲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

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

魏略詔桓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

自首宣王忿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

其罪

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

云諸當坐者別奏

魏略薛夏天水人舊有四姓夏單家不爲屈游逸東詣

京師後四姓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

司馬芝傳爲河南尹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

魏武明罰令曰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御覽鍾繇曰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衛覬傳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曹洪傳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郭后泣請乃免官爵土

猶沒其財產

劉邵傳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律十

八篇著律略論

御覽引有云采漢律為魏律縣之象魏隋志五卷梁有法論十卷

李通傳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

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司馬芝傳子岐自延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徙獄於岐屬縣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登之

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

盧毓傳

營士竇禮亡沒其

妻及男女爲官奴婢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爲可疾然竊聞其中誠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走誅將及已亦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以止亡乃

以益走耳太祖曰善高柔傳

先是劉邵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

高柔傳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以為宜除其法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傳又云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

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請告者名帝怒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又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先覺白者厚賜之

孫禮傳喪亂時與母相失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禮為軍謀掾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王觀傳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

廷尉上廣平趙禮冒名渡津議一歲半刑

河內太守上民張大有狂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不

除廷尉上民傳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為牛所覺斧擲

斫晦腳物故監議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並御覽引廷尉決事隋志魏廷尉決事十卷

法車魏略云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罪當即檻車也

司空月令正義秦曰司空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作部御覽引文士傳劉楨減死輸作部

流徙有司奏許允放散官物徒樂浪

保官

見明帝紀注辨誤云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之

蜀

後主建興九年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傳曰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

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憤激也

十三年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

廖立傳亮表立誹謗於是廢為民徙汶山郡立率妻子

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簡雍傳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

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

伊籍傳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

由此五人

秦宓傳先主將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

魏略姜維入蜀諸軍攻冀得維母妻子以維本無去意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

常播仕縣功曹縣長朱游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更歷三獄每將考掠吏先驗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益部耆舊雜記

吳

黃武五年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於是令有司盡

寫科條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顧雍傳張昭以法令

大稠刑罰微重雍亦如昭所陳於是議獄輕刑

江表傳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江表傳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赤烏七年注

孫和傳權欲廢和立亮陳正陳象上書諫大怒族誅

時法謀叛刑三族魏曹爽母邱儉諸葛誕王凌黨皆夷三族吳孫綝滕胤諸葛恪張俊

奚熙濮陽興馬茂步闡降晉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
 然亦有不坐者劉廙弟偉坐魏諷反當相坐特原不
 問吉茂坐宗人吉本以服絕不坐令狐邵族子愚
 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以屬疏得不坐
 悔叛還首皆自原罪周鮐傳

嘉禾六年詔曰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
 恩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
 猶已曠廢其更平議顧譚議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
 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以為長吏在遠勢不得知選代
 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胡綜議此由科條本輕所致
 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丞相雍奏從

大辟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
 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
 因此遂絕吳錄曰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張紘傳子玄玄子尚孫皓時中書令後下獄送建安作
 船

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
 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舟時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

鳳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
 江表傳曰孫俶父山陰縣卒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

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糾
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聽訟失理政以賄成
及後俶奸發父子並見車裂孫奮傳豫章太守張俊車裂

吳主潘夫人傳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陸凱

傳皓時疏言先帝後宮列女及諸織絡不滿百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千數

孫皓滕夫人傳故太常胤之族女胤夷滅夫人父牧以
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

孫霸傳楊竺等附霸圖危太子霸既賜死流竺屍於江
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竺以諫

賀邵傳中風不能言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干所
晉書陶璜傳孟幹將徙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
皓留付作部

孫霸傳子基盜乘御馬收付獄科應死

孫奮傳數越法度恪上牋曰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
左右常從有罪過當表聞付有司而擅私殺

吳書顧徽出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罪云盜
百錢徽乞哀原權許而嘉之顧雍傳注

關澤傳呂壹奸罪發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

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澤每日宜依禮律陸抗傳焚爍流漂棄之水濱皓時事

張温傳權銜温斥還本郡以給廝吏二弟祇白亦有才

名與温俱廢 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温

事已嫁者皆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

婚有日飲藥死

陸抗傳注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

黜晉書解系傳朝廷議革舊制女不從坐蓋此法惠帝時始除也

朱據傳嘉禾中鑄大錢一當五百據部曲應受三萬緡

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

杖下據厚斂之壹又表吏為據隱故厚殯據無以自明

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乃窮治壹

罪賞助百萬

豫章志龔碩為下江督郵太守謝斐獲罪時大皇帝幸

尋陽碩乃作章陳斐事候駕於道叩頭流血時大風雪

後血流成冰上乃為之住駕省章斐事見理御覽

三國會要卷十八終

三國會要卷十九

黃巖楊晨纂

食貨

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自遭喪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

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在河北軍士仰食桑椹晉志作椹棗袁術在江淮取

給蒲贏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

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

募民屯許下時欲廣置屯田使國淵典其事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屯田得穀百萬斛魏

略楊沛為新都長課民畜乾槩收登豆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無糧沛乃進之

魏武令曰立屯田時議者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因此豐足晉書傅元傳泰始四年上疏曰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

前燕載記略同

十四年開芍陂屯田

通鑑注在壽州安豐縣東華夷對境圖曰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淝水

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

劉馥傳為揚州刺史

時治合肥

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

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賈逵傳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杜畿傳拜河東太守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

鄭渾爲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率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後豐給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躬率吏民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課樹榆爲籬並植五果入魏郡界村落齊一民得財足用饒

徐邈傳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民佃之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

倉慈傳太祖開幕屯田于淮南以爲緩集都尉遷敦煌太守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地慈皆隨口給賦稍使畢其本直

皇甫隆爲燉煌太守俗不曉作耨犁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少隆乃教作耨犁又使灌漑所省用力

過半得穀加五晉志

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國用不匱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閒月取車材轉相教匠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田役省贍遂以

豐沃晉志

劉靖為鎮北將軍修廣戾陵渠大塲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水經注鮑邱水南過潞縣西高粱水注之首受灑水

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劉靖以嘉平二年立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遏長十丈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畝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東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

嘉平四年關中饑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

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

溉烏鹵之地三千餘頃國用充實

晉志

正始四年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弁之計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兵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存四萬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餘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懿善之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

屬每大軍出征汎舟下達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

所建也

後諸葛誕起兵歛淮南屯田口十餘萬

夏侯惇傳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起惇乃斷太壽

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曹爽傳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

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

干寶晉記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

千人以為衛

梁習傳拜冀州西部都督從事於上黨取材供鄴宮室

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人於道次耕種菽粟以

給人牛之費

胡質傳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

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

敵海邊無事

呂蒙傳魏使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鄉

又云曹公遣朱光為廬江

太守屯皖大開稻田

司馬孚為度支尚書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

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

關中軍國有餘

晉書本傳按志言是司馬懿已錄上文疑有一誤

水經沁水注石門司馬孚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所造表云臣以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詔許司馬芝傳為大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非國家大體宜專以農桑為務明帝從之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

俞正燮曰晉書言何曾傳元典農皆在魏末晉初知

非普罷魏典農可攷者長安河內原武潁川宏農河東魏郡蘄春洛陽睢陽宜陽義陽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連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按曹真碑有小平曲沃兩農都尉裴潛為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仕進路泰注云襄城盧毓傳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表心猶恨之遂左遷使將徙民為睢陽典

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袁渙傳為沛南部都尉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
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宜順其意樂
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

鍾繇傳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
納亡叛以充之數年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
楊阜傳劉備取漢中以偏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
之恐吏民戀土阜威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
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隨之

張既傳張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數萬戶以實長安三
輔

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民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

毗諫遂徙其半魏略扈累隨徙民
詣鄴又徙洛陽

鄭渾傳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法使兼複者
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

孫權傳曹公恐濱江郡縣為權所略徵內移民轉相驚
廣陵等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亦見蔣
濟傳

晉書宣帝紀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

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今徙其善者
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亡者悉復業
水經淇水注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頓

邱側

鄧艾屯上邽為區種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晉書段灼傳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

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以匈

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晉書外戚傳

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

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晉書傅元傳

稗中有米炊食不減粟米又可釀酒魏武使典農種

之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齊民要術

執金吾龐延奏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畚種而平地平

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收者適可疏食不

足實倉御覽引魏名臣奏

蜀

諸葛亮傳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由斜谷出
以流馬運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水經注漢水又東黃河水注之水側有黃河屯諸葛亮所開也

按蜀有督農之官主屯田供給軍糧 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

吳

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

按權為將軍時遜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領縣

事勸督農桑是吳久有農官

吳書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數萬

呂蒙傳拜廬江太守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

陸凱傳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永安二年詔曰頃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贏課其田畝

務令優均官私得所

水經注巴水吳時立屯水側引巴水以溉野人又富

水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舊吳屯所在

按武昌下雉吳皆立屯

雜錄

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何夔以郡初立
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上言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
先王辨九服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此郡時
長廣太守宜依遠域新邦之典民間小事使長吏時時隨宜

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
之以法太祖從其言

魏書令曰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
他不得擅興發

趙儼傳陽安郡繇絹悉以還民

高堂隆傳明帝增崇宮殿上疏諫曰今天下彫敝外有
強敵內興土功將吏奉祿稍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
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
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每更不足牛

肉小賦前後相繼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魏國初建時科禁酒冊府權酷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言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

之末請停之通考北堂書鈔作販胡粉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冊府

顧雍傳呂壹為中書造作權酷障管之利孫權時

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凌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

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合浦郡以采珠為業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

珠禁絕來去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晉書陶璜傳

錢幣

黃初二年春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

太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

初平中董卓鑄小錢由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魏武為相罷之還用五銖錢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

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非徒
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

立五銖錢

通典

蜀

蜀先主憂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
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府庫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
銖者大小秤兩如一並徑七分重四銖

通典南史崔祖思傳劉備取帳

構銅鑄錢以充國用

蔡雲曰顧烜譜云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

不知別有何據

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

又云今所謂蜀錢即傳

形五銖也蓋相傳舊已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漢祚
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於五銖
錢即今所見五銖直百錢是也烜云時有勒為直百
者亦有勒為五銖者案勒為直百即指五銖直百錢
勒為五銖即指傳形五銖錢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
反不特五在左銖在右銖字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
戎馬倥傯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為正
書之五銖而賈亦直百也不然鑄既同時輕重相等

豈直百為母傳形為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顧譜直百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傳形錢徑七分重四銖舊譜二品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余所藏者直百如顧說傳形如舊譜說蓋當時冶鑄未有不同故也直百幕有為字者曾見之鐵錢未見

癖談

吳

嘉禾五年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錢既

太貴但有空名民間患之權令曰往鑄大錢將以廣貨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蔡雲曰吳大泉五百徑寸二分重準古七銖大泉當千徑寸三分重準古十二銖與譜志不盡符可知當時冶鑄本各不同未必當千者二品當五百者止一品如洪志所圖也

癖談

鹽鐵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

定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乃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居宏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晉志

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至曹公置司金中郎將利權悉歸於上

續漢書百官志注

太和四年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

晉書宣帝紀按明帝紀監治作鹽池

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韓暨乃因長流

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水經穀水注白超壘側有塢治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冶以經國用遺迹尚存

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

王連傳作司鹽校尉

較鹽鐵之利

呂乂傳

利入甚多有裨國用

王連傳

又置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

之器

張裔傳

張嶷傳定葑臺登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及漆夷徽久自固食嶷奪取署長吏焉器用周贍

華陽國志鹽井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

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

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三國文紀引南中志

今民貧國虛決戰之資唯仰錦耳御覽引諸葛集

江南諸郡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吳時置唐六典

三國會要卷十九終

三國會要卷二十

黃巖楊晨纂

庶政兩漢會要民政

戶口

魏有戶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二十三 口四百四十三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九

四萬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通計戶九十四萬二千

四百二十三 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蜀漢章武元年戶二十萬 男女口九十萬

吳赤烏五年戶五十二萬 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晉武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

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

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王隱晉書晉陽秋通典

按薛綜傳朱厓八月引戶人民集會是其時料民猶

以八月也

蔣濟陳羣言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杜恕言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裴松之引太康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言魏當無大殊也羣言為過按張繡傳言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劉昭續漢書注云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

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疫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見然魏武初得冀州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則諸人所言亦過當矣

風俗

歲首祝椒酒飲之又折松枝男七女二七 正旦畫雞

于門七日帖人于帳 人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月門

前作煙火桃人絞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歟勛答

曰今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

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以上御覽引董勛答問

魏文帝詔令春正月婦獻上舅姑披襖子氈履說郛劉存事始

晉書禮志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而謂之禊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 宋書禮志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 魏志袁紹三月上巳大會賓從于薄洛津

魏武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云為介子推

夏至上長命縷 五月望禮有乘高為良日說郭引董勛問禮俗

披衫暑月之服後漢百官端午各賜一對魏曹以為故

事說郭引劉存事始

漢官儀伏日萬鬼所行故漢魏伏日有酒食之會

典略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常以

三伏之際酣飲云以避暑故河朔有避暑飲魏文帝集亦有避暑

高會之語

周處風土記董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糜為

珍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糜

又有秋禊劉公幹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禳國

子水嬉是七夕也北堂書鈔

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

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奉菊一束

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月

上弦之曲吳國山碑靈女告徵

曹植表曰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鞮所以迎福踐

長玉燭寶典引表云拜表奉賀并獻文履七量練百副

魏臺訪議華歆常以臘日宴子弟王朗慕之

王肅家訓云賀正言正首之祚璇璣改度伏稱萬壽賀

臘言大臘之祚慶福維新賀冬至言日陽南至冬至而

始長宜懽喜也北堂書鈔

建安十年令整齊風俗

略云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魏武帝集作禁此周

傅子曰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本國人

無用異邦人者

魏略鄧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

被斥明帝禁浮華而人自勝黨有四窻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被收諸葛誕傳注引世語又有三豫凡十五人

董昭上疏曰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

用切齒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用以交

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

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於是詔免諸葛誕鄧颺等

衛臻傳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

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王基傳曹爽專柄風化凌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續晉陽秋

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

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

成風流不復制焉通鑑

嵇康好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

號竹林七賢皆崇虛無輕禮法

嘉平中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於文帝

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

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

夷無令污染華夏晉書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晉書

傳元

太祖為丞相時選用先尚儉節和洽言儉素過中自

三國會要 卷二十一
五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長吏衣裘敝壞
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
大吏或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
可繼也

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
之法不如毛尙書令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
不難矣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
賜君以古人之服

盧欽著書稱涂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

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
尙自若不與俗同故昔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徐幹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百姓賣田宅
董和傳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俟
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
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劉琰傳車服飲食務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華覈傳今民貧俗奢百工作無益之器婦人爲綺靡
之飾繡文黼黻轉相放效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家無
儋石之儲出有綺綾之服富賈商販重以金銀奢恣
尤甚

衛繼縣長張君養爲子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

衛氏

益部者
舊雜記

魏氏春秋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徐
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令曰
喪亂以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

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晉書載記魏司空東萊王基爲子約司空太原王沈
女以姓同源異也袁准正論或曰內外相婚禮歟曰
中外之姻親近於同姓且猶不可況中外之親乎古
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

按夏侯曹氏
世爲婚姻

朱然傳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啟策乞以
爲子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爲治行喪竟乞復
本姓權不許子績五鳳中表還爲施氏

陸遜傳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

黃初五年詔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應劭風俗通朱虛侯劉章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皆為立祠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後稍復如故

曹洪乳母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王朗家傳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

朗到官除之

壽春農民妻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殺之

黃初三年敕豫州禁吏民妄往老子亭禱祝

續高僧傳

邴原別傳嘗行得遺錢以繫樹枝繫者愈多謂之神樹於是里中斂錢以為社供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

南舉族誅夷

晉書云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不得出家魏循

前軌佛圖澄傳奕亦言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事胡唐書按

劉繇傳云笮融督廣陵彭城運漕大起浮圖祠令界

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是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是漢季已有事佛者而隋

書經籍志謂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

蜀黃皓信巫鬼姜維聞鍾會治兵表防未然皓啟後

主寢其事

吳赤烏十年沙門康僧會本康居人自西天竺來傳佛法

大帝作建初寺造塔以處之按釋藏言權嘗以支

謙康僧會為博士

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

與人無異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李崇齋輔國

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所歷山川輒遣與其神相聞

權於倉龍門外為立第數使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

小事往往有驗權寢疾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

去孫皓亦信巫覡

葛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鍊丹秘術授弟

子鄭隱晉書按葛洪傳元洪從祖也洪著抱朴子

神仙傳內有魏左慈蜀李意其吳姚光及元

事皆荒幻地輿志赤烏三年

為葛元于方山立洞元觀

曹植辯道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能行氣導引廬江有左慈曉房中之術陽城有郗儉

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恐挾姦宄以

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大襟錄

建安九年令河北罹袁氏之難者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重豪強兼并之法

二十三年令吏民男女年十七以上無夫子若年十

二以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

而無妻子父兄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

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老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

事家一人魏書

延康元年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

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籟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

什一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培克暴虐者舉其罪

三國會要 卷二十一
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
大酺三日

七月甲午大饗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令復譙租稅二
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黃初元年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弟力田人二
級二年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飢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
振之

九月庚子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者

賜穀

五年十一月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

六年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疾苦貧
者振貸之

太和元年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賜穀

六年三月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

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於是改元賜男子爵
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

景初元年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
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振救之

二年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

齊王芳卽位諸所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
六十已上免爲良人

正始元年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謹
言各悉乃心

七月詔曰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其奚以爲
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有差

七年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
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
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
之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
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
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搥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
離以至哀歎吾豈安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

後明申勅之

高貴鄉公卽位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厨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

陳留王卽位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咸熙元年勸募蜀人能內移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杜畿傳爲河東太守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歸令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

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勅之

倉慈傳敦煌以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

魯芝爲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悉復

晉書在明帝時

袁渙傳爲梁相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

魏略顏斐爲京兆太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

三國會要 卷二十一
小徭

按魏法凡士籍得免役晉書苻堅載記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魏略則云諸生避役冬來春去王隱晉書言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自往送饋令乃放遣諸生則猶未能盡免也

牽招傳爲雁門太守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庠序大興
徐邈傳爲涼州刺史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晉書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帝曰宜宏

以大綱自然安樂

宣帝紀

王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

農百姓便之

益州耆舊傳

襄陽記龐統弟林婦習禎妹曹公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降魏始復集聚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呂乂傳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

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脫漏自出者萬餘口

何楨牋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大旱至今生翅能飛

臣輒躬親撲滅

藝文類聚

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

陸遜陳時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嘉禾三年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于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

赤烏三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廩以振貧窮

五年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

十二年八月丹陽諸山崩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糧食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三國會要卷二十一終

黃巖楊晨纂

庶政下

使命

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遣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

修好誓重結婚

公先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賈女

延康元年秋孫權遣使奉獻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

太常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文紀帝欲封權

子登權辭重遣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吳主傳

魏使邢貞入門不下車昭謂曰禮無不敬君敢自尊

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張昭傳

權出都亭候貞與盟徐盛傳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

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奏

宜勿與權皆與之江表傳黃初三年魏來求荳蔻御覽引吳

紀權使具上破蜀所得印綬土地并表將吏功勤文

帝報使致暉子裘明光鎧駢馬又以素書典論詩賦

與權吳麻

吳書權以沈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文帝問曰

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曰恃舊盟歸於

好是以不嫌渝盟自有預備矣冊府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盟誓并徵任子

權辭讓不受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時楊越蠻

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必

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

報曰若君必效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權

遂改年臨江拒守吳主傳又云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

嘉禾四年魏使以馬求通易珠璣翡翠瑇瑁

咸熙二年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

于寶晉紀壽春將王布請馬射問吳君子

能乎陟曰此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未有為之者布大慙

按孫皓傳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降將徐紹孫彧

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皓遣使報書紹行

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

故也裴註引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

著姓

馮熙使魏不屈上嘉之賜鹽米

吳書馮熙字子柔穎川人權方為車騎熙

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魏使陳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

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細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泣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建安二十五年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

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

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

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吳書

寶鼎元年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

帝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劉纂曰宜遣閒謀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

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以上魏吳通使

建安十三年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權遣魯肅弔劉

表二子并與備相結過於當陽致殷勤之意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亮隨肅詣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

大破之先主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羣下推先主為

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

恩紀時先主表權領徐州牧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

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先是備詣京見權求都督

曹操錢大昕曰資蜀以兵推劉為牧自為屏蔽後三分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力遂謂應為吳有而

蜀據之因有借權忿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

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

零陵武陵西屬魯肅傳遂割湘水為界

先主章武元年七月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不許二

年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

中大夫宋瑋報命

吳主傳權使鄭泉聘於白帝始復通也及殂遣馮熙聘蜀弔喪見吳書

後主建興元年遣尙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

蜀和親

吳麻曰蜀致馬及方物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後以爲常陸遜傳言權刻印置遜所每與禪

亮書常過示遜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七年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其交分天下

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

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陳震到武昌權與震升壇敵盟

孫亮太平元年使刁元告亂於蜀

孫休永安六年蜀以魏見伐來告

張溫傳使蜀權謂溫曰恐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故屈卿行溫到蜀詣闕上章

建康實錄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亮歎曰江東

蒞蘆中生此奇才

秦宓傳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

馬良傳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

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

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

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

命權敬待之

陳震傳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入吳界移關

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旆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諸葛瑾傳權遣使蜀通好與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後劉備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孤語子瑜何以不留孔明答言弟亮已失身於

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漢晉春秋孫休時薛珣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

費禕別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醉退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以手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暗昧不負東顧

鄧芝傳先主殂亮遣芝修好權狐疑不時見芝乃表請見曰臣來亦為吳非但蜀也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

宗預將命至吳孫權問增守何也預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

直以上蜀吳通使

奉車都尉駸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

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鄉里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

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

公孫康傳注引魏名臣奏

黃龍元年五月使校尉張綱管篤之遼東

嘉禾元年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於成山十月魏遼東太守公

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二年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等

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不

三國會要 卷二十一
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
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魏景初元年淵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
擾北方二年遣使稱臣求救於吳

赤烏二年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
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以上吳通使遼東事

質任

公孫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
可保數自表聞欲討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淵破殺

之魏略

先主勒兵向璋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到
涪據其城

魏武紀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明帝紀注

保官空虛初無質任

襄陽記羅憲憲華陽國志作獻告急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

霍峻傳注

江表傳曰曹公破袁紹建安七年下書責質任子

吳主傳權外託事魏而誠公不款魏徵任子權辭

孫亮傳魏諸葛誕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

貢獻

延康元年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遣使奉獻

秋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黃初三年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後置戊己校

尉蘇則傳西域通使

太和元年焉耆王遣子入侍

三年人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為親魏大月氏王

賜車師王壹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魏略

五年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

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

青龍四年肅慎氏獻楛矢典論自敘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

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

母邱儉傳青龍中討遼東烏丸單于寇婁敦降遣弟

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

齊王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臨試以示百寮抱朴子言

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作典論嘗言之未期二物畢至乃歎息而刊其文

正始元年東倭重譯納貢焉者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

卑名王皆遣使來獻晉書宣帝紀

正始四年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各率其屬來朝貢鮮卑拓跋力微

遣子入貢留為質通鑑

三年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楛矢石砮弓

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晉書詔歸於相府賜其王傳檀錦罽絁帛

咸熙二年康居大宛獻名馬歸於相國府

景初元年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內附

正始七年討高句驪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

梁習傳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

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魏略鮮卑大人將騎求互市習念不聽恐其怨

聽恐為略乃許會空城中交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

下軍就之市易未竟市吏收縛一胡騎圍習習呼市吏問胡實犯人乃使譯責延遂斬之餘胡不敢動是後無復寇虜

張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取武都氏以逼關

中乃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魏名臣奏張既曰梁燒雜

種羌昔與韓遂同惡後越出塞蘇則招懷歸郡者三千餘落為官效用

倉慈傳常日西域雜胡欲貢獻而諸豪族多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及聞慈死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曹彰傳代郡烏丸反以爲北中郎將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崔林傳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恆常

田豫傳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不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構離之使自讐

三國會要 卷二十一
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
於豫豫恐相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夷狄單
將銳卒深入虜庭 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
塞按行單將麾下入進部進逆拜遂斬進顯其罪以
令眾皆不敢動

牽招傳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
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又構閒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
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招通

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置屯戍以鎮內外
郭淮傳爲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蹠反破降之又
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正始二年討羌迷當等按
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涼州休屠胡梁元
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奏使居安定之高平
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八年隴西南安金城
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
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進討破
走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絕王使還破之

徐邈傳為涼州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蜀

章武元年伐吳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水經注五谿謂雄谿楠谿

無谿辰谿西谿盤瓠之種

二年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按陸遜傳時有

胡王沙摩柯等從征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先是益州大姓雍闓反越嵩夷王高定亦叛朱褒反于牂牁

建興五年詔曰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

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

兵馬奮戈先驅諸葛集

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十一年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四年徙武都氏王苻健於廣都

延熙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姜維迎

逆安撫居之於緜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晉春秋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七禽七縱而

亮猶遣之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

南中平卽其渠率而用之或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華陽國志

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詰之象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齋以呈詣又曰九隆龍生南中昆明祖之故亮為其圖譜也

李恢傳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

守將呂凱傳為雲南太守為叛夷所害恢往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

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

馬忠傳督將軍張疑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

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忠為庾降都督遂斬胄平南

土初建甯殺太守王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

駐平夷縣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傷久失

土地忠率張疑開復舊郡

張疑傳自亮討高定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疑為越雋太守誘

以恩信蠻夷皆服北傲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乃討
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餘類拜為邑侯諸種
多降徙還故郡郡有舊道經旄牛中巖開通復古亭
驛

王嗣遷汝山太守羌胡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
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
國賴其資益部耆舊雜記
霍峻傳子弋時永昌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
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斬其豪帥郡界甯靜

吳

黃龍三年遣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嘉平三年始平之

黃蓋傳武陵蠻夷反蓋領太守誅討魁帥諸幽遂巴
醴由誕邑侯君長改操易節奉禮請見

陸遜傳克公安南郡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蠻夷君
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鍾離牧傳領武陵太守魏遣郭純守武陵太守誘致
諸夷進攻西陽牧兵深入斬魁帥五谿平孫休時

三國會要卷二十一終

魏武帝曰夫英雄當有天下
 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
 操耳
 孫權曰夫英雄當有天下
 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
 操耳
 諸葛孔明曰夫英雄當有天下
 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
 操耳

三國會要卷二十二

黃巖楊晨纂

四夷

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石賢王撫其
 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强盛會袁
 紹兼河北撫有三郡烏丸其後尙熙逃於蹋頓太祖潛
 師北伐一戰定之遂引烏丸之眾服從征討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
 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青龍中帝乃聽王
 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强者遠遯弱者請服

是後

鮮卑托跋氏興居匈奴故地

烏丸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魏書漢末遼西烏丸大人邱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太祖平河北閻柔帥鮮卑烏丸歸附因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一年斬蹋頓餘皆降悉徙其族居中國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明帝時又有率眾隨母邱儉內附者

黃龍山具象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東西當西域魏書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拜爲王黃初五年詣闕貢獻厚加賞賜青龍元年泄歸泥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軻比能本小種鮮卑延康初遣使獻馬文帝立爲附義王强盛諸部皆敬憚之諸葛出兵祁山遣使與通比能至北地相應青龍中刺殺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

外其種眾多於此能建安中貢獻通市太祖皆表為王
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
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

夫餘在長城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
與鮮卑接本屬元菟漢末公孫度威服外夷更屬遼東
正始中母邱儉討句麗夫餘迎供軍糧其印文言滅王
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滅貊地而夫餘王其中公孫氏世
有遼東隔絕東夷不通諸夏景初中公孫淵誅又潛軍
浮海收樂浪帶方之地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渤海
疆域考云夫餘
王城今開原縣

高句麗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方二千
里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
性氣衣服有異沃沮東滅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別
種依小水作國因名句麗王宮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其
五年為母邱儉所破宮奔沃沮吳書云宮奉表稱臣貢
貊千張鷗雞皮十具權
遣使拜宮為單于賜衣服珍寶江統徙戎論曰榮陽句
麗母邱儉徙其餘種戶落百數渤海疆域考云高麗故
地曰鴨綠府自江口派流六
百餘里至丸都城故王都也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其地形東北
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滅貊接漢元封二

年以沃沮城為元菟郡後徙郡句麗西北置東部都尉

屬樂浪 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 單單大嶺滿洲源流考

即長白山窩集即沃沮轉音東至海邊接連烏拉黑龍

江一帶按渤海疆域考云自安東都護府東北經蓋牟

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今長白山大幹北走為納綠窩

集又北至烏刺西南為庫魯訥窩集橫互數千里通謂

之長嶺子漢書地理志西蓋馬縣有馬訾水今鴨綠江

出長白山疑即蓋馬大山陳禮圖說云近混同江有烏

稽韃子烏稽亦沃沮音轉 沃沮亦為縣光武省邊郡都尉後以其

縣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皆為侯國臣屬高麗母

邱儉破之北沃沮一名置溝漚 杜佑曰溝漚者高麗名

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同與挹婁接 城也儉傳作買溝疑誤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接 邑落

皆有大人處山林間古肅慎氏之國 渤海考云渤海王

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忽汗 自漢以來臣屬夫餘責其租

賦重以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不能服東夷飲食類皆

俎豆惟挹婁不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東皆

其地自謂與句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同衣服有異正

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濊屬句

麗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

耐濊王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馬韓在西其民土著各有長帥凡五十餘國大萬餘家小數千家總十餘萬戶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漢末韓滅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

智大渠帥

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部從事吳林分割

辰韓八國與樂浪韓忿攻帶方弓遵劉茂伐之遂滅韓

又有州胡在馬韓西海中大島上往來市買中韓辰韓

在馬韓東

亦名秦韓言避秦役來

分十二國弁韓亦十二國有諸

別邑各有渠帥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王常馬

韓人為之世相繼不得自立弁辰與辰韓雜居有城郭

法俗同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邪馬

壹國女王卑彌呼所都以北特置大率檢察諸國景初

二年遣大夫詣郡求朝獻送詣京師詔以為親魏倭王

假金印紫綬按傳雲龍日本金石志載此印尚存正始四年復遣使上獻

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復立宗女壹與寰宇記作與

為王乃定壹與遣大夫詣臺獻按日本通史云仲哀后攝位十九年己亥遣使

於魏三十八年戊午魏人來聘獻金及土宜四十年庚申魏人來聘皆與志合惟通史后名息長足志作卑彌呼不同又彼史言后死立子無立宗女壹與事

匈奴前漢末呼韓邪單于失國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

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編戶

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晉書建安末單于呼厨

泉來朝魏武遂留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國後漢書及

注始分其眾為五部劉元海載記魏武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雖五部

皆家晉陽汾澗之濱郭欽言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

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左部都尉所

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

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餘

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晉書咸熙之

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江統徙戎論晉書曰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凡十

九種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為單于統領諸種載記云豹為左部帥元海為任子在洛陽疑各部皆如是

鄧艾傳時并州右賢王劉豹併爲一部艾上言匈奴
爲前世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誘而致之使來
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外
土之威寢重不可不備也豹部有叛胡可因割爲二
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嘗侍衛天子討李催郭汜宜加其子
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
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
宄之路
氏人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

在祿福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
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
服色名之也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通典
楊駒之後北史云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勇健多計各
始徙仇池百頃爲號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王
有部落萬餘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後阿貴爲夏侯
淵所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
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
典是也其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廣平魏郡所守是
也江統論云宜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
零罕开析支之地扶風始平京兆之氏還隴右著陰

平武都之界
于以并蜀

蓋昔所謂西戎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
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
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
奴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其種非一
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當漢魏際其大人有檀
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塊來數反
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
患也魏略西
戎傳

板楯蠻漢末自宕渠遷漢中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

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號為巴氏晉書載記
華陽國志曰

世號白
虎復夷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媯羌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
種蔥芪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
其道里廣狹建安十九年安定太守母邱興將之官魏
祖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
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
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

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景初二年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窺涼州刺史畢軌率諸郡攻之斬注詣

首湯氏季漢書

西域諸國漢初開道有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餘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今有二十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

國皆并屬鄯善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穴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道中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槿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

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前史作循國

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大秦

一號犁鞞梁書海南傳黃武五年大秦賈人秦倫至交阯送詣孫權北新道西行東且彌國西

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滿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

部王王壹多雜受魏印綬又有烏孫康居堅昆一作隔昆丁令在烏孫西匈奴

赤烏六年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按康泰奉使作扶南

傳

呂岱傳既定交州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傲外扶南林

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

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六年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誦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咸熙元年詔曰孫休遣使鄧旬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為兵呂興因民怒除旬等九真日南齊心響應晉書陶璜傳云察戰鄧旬擅調孔雀三千頭又云夷帥范熊世為逋寇稱寶鼎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等擊交阯為晉將毛晃等所破建衡三年破之禽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初士燮為交阯太守加衛將軍封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無歲不至弟壹領合浦太守時貢馬凡數百匹燮卒權以戴良為交州刺史陳時為交阯太守燮子徽發兵拒良呂岱被詔誅徽

林邑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建國自漢末之亂象林功曹區連一作達殺縣令自號為王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洽以為疆

界水經注

